蜀山劍俠傳/14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四一回　心存故國 浮海棄槎　禍種明珠 奸人竊位

下一回▶

且說那紫雲宮三個首腦，原是孿生姊妹三人，乃元初一個遺民之女。其父名喚方良，自宋亡以後，便隱居天台山中。此時人尚年輕，祇爲仇人陷害，官家查拿甚緊，帶了妻室，逃到廣東沿海一帶，買了一隻打魚船，隨着許多別的漁船入海採參。他夫妻都會一些武功，身體強健，知識更比一般漁人要高出好多倍，遇事每多向他求教，漸漸衆心歸附，無形中成了衆漁人的頭腦。他見漁船衆多，漁人都是些身強力壯的小夥子，便想利用他們成一點事業，省得受那官府的惡氣。先同衆人訂了規矩，等到一切順手，全都聽他調度，纔和衆人說道：「我們冒涉風濤，出生入死，費盡許多血汗，祇爲混這一口苦飯。除了各人一隻小船，誰也沒甚田產家業。拿我們近幾年所去過的所在說，海裏頭有的是樂土，何苦在這裏受那些貪官污吏的惡氣？何不大家聯成一氣，擇一個風晴日朗的天氣，各人帶了家口和動用的東西，以及米糧蔬菜的種子，渡到海中無人居住的島嶼中去男耕女織，各立基業，做一個化外之人，一不受官氣，二不繳漁稅，快快活活過那舒服日子，豈不是好？」

一席話把衆人說動，各自聽了他的吩咐，暗中準備。日子一到，一同漂洋渡海，走了好幾十天，也未遇見風浪，安安穩穩到達他理想中的樂土。那地方雖是一個荒島，卻是物產衆多，四時如春，嘉木奇草，珍禽異獸，遍地都是。衆人到了以後，便各按職司，齊心努力，開發起來。伐木爲房，煮海水爲鹽，男耕女織，各盡其事。好在有的是地利與

天時，祇要你有力氣就行。不消數年，居然殷富，大家都有飯喫有衣穿，你有的我也有，縱有財貨也無用處。有方良做首領，訂得規矩又公平，雖因人少，不能地盡其利，卻能人盡其力。做事和娛樂有一定的時期，互爲勸勵，誰也不許偷懶，誰也無故不願偷懶。收成設有公倉，計口授糧，量人給物，一切俱是公的。閒時便由方良授以書字，或攜酒肉分班漁獵。因此人無爭心，祇有樂趣。犯了過錯，也由方良當衆公平處斷。大家日子過得極其安樂。方良給那島取了個名字，叫做安樂島。

光陰易過，不覺在島中一住十年。年時一久，人也添多，未免老少程度不齊，方良又擇了兩個聰明幫手相助。這日無事，獨自閒步海濱，站在一片高可參天的椰林底下，迎着海面吹來的和風，望見碧海無涯，金波粼粼。海灘上波濤澎湃，打到礁石上面，激起千尋浪花，飛舞而下，映着斜日，金光閃耀，真是雄偉壯闊，奇麗無比。看了一會兒海景，暗想：「如今漁民經這十年生聚教訓，如說在這裏做了一個海外之王，不返故鄉還可；假如說心存故國，想要匡復，僅這島中數百死士，還是夢想。」又想起自己年華老大，雄心莫遂，來日苦短，膝下猶虛，不禁百感交集，出起神來。正在望洋興嘆，忽聽身後椰林中一片喧譁，步履奔騰，歡呼而來。回頭一看，原來是衆漁民家的小孩放了學，前往海邊來玩。各人都是赤着上下身，祇穿了一條本島天產的麻布短褲。這些兒童來海邊玩耍，方良原已看慣。因爲正想心事，自己祇一現身，那些兒童都要上前招呼見禮，懶得麻煩，便將身往椰林中一退，尋了一塊石頭坐下，似出神、非出神，呆呆望着前面林外海灘中羣兒，在淺浪中歡呼跳躍，倒也有趣。待了一會兒，海潮忽然減退。忽見這羣兒童齊往無水處奔去，似在搜尋甚麼東西，你搶我奪，亂作一堆。

方良當時也沒做理會，見海風平和，晴天萬里，上下一碧，不由勾起酒興，想回家去約了老伴，帶些酒食，到海邊來賞落日。方良的家在林外不遠，慢慢踱了出來。走沒幾步，便被幾個小孩看見，一齊呼喚：「方爹在那兒！」大家都奔了過來見禮。方良見羣兒手上各拿着幾片蚌殼，蚌肉業已挖去，大小不一，色彩甚是鮮明，便問：「要這東西做甚？」就中有一個年長的孩子便越衆上前答道：「這幾日蛤蚌也不知哪裏來的，多得出奇。海灘上祇要潮一退，遍地都是，拾也拾不完。我們見它們好看，將肉挖了，帶回家去玩耍，各人已經積了不少了。」方良聞言，見他手上也拿着一隻大的，蚌的殼雖已被他掰開，肉還未摳去，鮮血淋淋，尚在顫動，不禁起了惻隱之心。當下止了回家之想。將衆兒童喚在一起說道：「衆子侄們既在讀書，應知上天有好生之德。海中諸物，如這蚌蛤等類，除了它天生的一副堅甲，用以自衛外，不會害人。我們何苦去傷害它的性命？這東西離水即死，從今以後，不可再去傷它。當你們下學之後，我在離海岸兩三丈外，設下數十根浮標，下面用木盤托住，一頭繫在海灘木樁上面，標頂上有一繩圈。我教你們

學文學武之外，教給你們打暗器之法。蚌過大的，由你們送它入海；祇你們手能拿得起，打得出的，以年歲力氣大小爲遠近，照打飛鏢暗器之法，往浮標上繩圈中打去。過些日子，手法練準，再由我變了法來考你們。誰打得最遠最準的，有獎。既比這個玩得有趣，又不傷生，還可學習本領，豈不是好？」方良在這安樂島上，彷彿衆中之王，這些兒童自然是惟命是從，何況玩法又新鮮。由此每當潮退之際，總是方良率領這羣孩子前往海灘，以蚌爲戲。那些小蚌，便用掃帚掃入海中。日子一多，也不知救了多少生命。

轉眼二三年。方妻梁氏，原是多年不育。有一天，隨了方良往海濱看羣兒戲浪擊蚌，甚是快樂，不由觸動心事，正在傷感。忽見十幾個年長一點的孩子，歡天喜地捧着一個大蚌殼，跑到方良夫妻跟前，齊聲喊道：「老爹老孃，快看這大蚌殼。」那大蚌殼，厚有數寸，大有丈許，五色俱全，絢麗奪目，甚是稀奇。蚌殼微微張合，時露彩光。夫妻二人看了一陣，正要命羣兒送入海中，忽聽身後說道：「這老蚌腹內必有寶珠，何不將它剖開，取出一看？」

方良回首一望，正是自己一個得力助手俞利。原是一個漁民之子，父母雙亡，自幼隨在衆漁民船上打混，隨方良浮海時，年纔十二三歲。方良因見他天資聰明，生相奇偉，無事時，便教他讀書習武。俞利人甚聰明，無論是文是武，一學便會。加上人又機警沉着，膽識均優。島中事煩，一切均係草創，無形中便成了方良惟一的大幫手。祇是他的主見，卻與方良的不同。他常勸方良說：「凡事平均，暫時人少，又都同過患難，情如兄弟，雖不太好，也不會起甚爭端。但是年代一久，人口添多，人的智力稟賦各有高下，萬難一樣。智力多的人，一般的事，別人費十成心力，他祇費一成。如果枉有本領，享受仍和衆人一樣，絕不甘願，成心偷懶。人情喜逸惡勞，智力低的人，見他如此，勢必相繼學他榜樣，可是做出來的事又不如他。結果必使能者不盡其能，自甘暴棄；不能者無人率領，學爲懶放。大家墨守成規，有退無進，祇圖目前飯飽衣溫，一遇意外，大家束手。古人一成一旅，可致中興。既然衆心歸服，何不訂下規章，自立爲王，做一海外天子？先將島中已有良田美業，按人品多寡分配，作爲各人私產。餘者生地，收爲公有。明修賞罰，督衆分耕。挑選奇材異能子弟，投以職司。人民以智能的高下，定他所得厚薄。一面派人回國，招來遊民，樹立大計，該有多好。如還照現在公業公倉規矩，計口授食，計用授物，愚者固得其所，智能之士有何意趣？無懷、葛天之民，祇是不識不知，野人世界。如果人無爭競向上之心，從盤古到現在，依然還是茹毛飲血，哪會想到衣冠文物之盛？一有爭競向上之心，便須以智力而分高下。均富均貧之道，由亂反治草創之時固可，時日一多，萬行不通。趁老爹現在德隆望重，及身而爲，時機再好不過。」

方良聞言，想了想，也覺其言未爲無理。祇是事體太大，一個辦不得法，立時把安樂變爲憂患。自己已是烈士暮年，精力不夠。漁民多係愚魯，子弟中經自己苦心教練，雖不乏優秀之子，畢竟年紀幼小的居多，血氣未定，不堪一用。當下沒有贊同。後來又經俞利連說幾次，方良不耐煩地答道：「要辦，你異日自己去辦。一則我老頭子已無此精力；二則好容易受了千辛萬苦，纔有目前這點安樂，身後之事誰能逆料？反正我在一天，我便願人家隨我快活一天。這樣彼此無拘無束，有喫有穿有玩，豈不比做皇帝還強得多？」俞利見話不投機，從此也不再向方良提起，祇是一味認真做事，方良該辦的事，無不搶在頭裏代爲佈置教導，尤其是尊老惜幼。與一班少年同輩，更是情投意合。休說方良見他替自己分心，又贊又愛，連全島老少，無不欽佩，除了方良，就以他言爲重。

這日原也同了幾個少年朋友，辦完了應辦之事，來海旁閒游，看見方良夫妻，正要各自上前行禮，未及張口，忽然看見這大蚌，不禁心中一動。一聽方良要命羣兒送入海去，連忙出聲攔阻。一面與方良夫妻見禮，直說那蚌腹之中，藏有夜明珠，丟了可惜。方良回首回答道：「我教這羣孩子用蚌殼代暗器的原意，無非爲了愛惜生靈。休說這大老蚌定是百年以上之物，好容易長到這麼大，殺了有傷天和；而且此端一開，以後海灘上祇要一有大的出現，大家便免不了剖腹取珠。大蚌不常有，一個得了，衆人看了眼紅，勢必不論大小，祇稍形狀長得稀奇，便去剖取。先則多殺生命，繼則肇起爭端，弄出不祥之事。別人如此，我尚攔阻，此風豈可自我而開？我等豐衣足食，終年安樂，一起貪念，便萌禍機。你如今已是身爲頭領，此事萬萬不可。」

這一席話，說得俞利啞口無言。梁氏人甚機警，見俞利滿臉通紅，兩眼暗含兇光。知道近年來方良從不輕易說他，全島的人平日對他也極其恭敬，一旦當着多人數說，恐掃了他的顏面，不好意思。便對方良道：「這蚌也大得出奇，說不定蚌腹內果有寶珠，也未可知。我們縱不傷它，揭開殼來看看，開開眼界，有何不可？」方良仍恐傷了那蚌，原本不肯，猛覺梁氏用腳點了他一下，忽然省悟，仰頭笑對俞利道：「其實稀世奇珍，原也難得，看看無妨，祇是不可傷它。我如仍和你一樣年紀，休說爲了別人，恐怕是自己就非得到手不可了。」俞利聞言，左右望了兩個同伴一眼，見他們並未在意，面色才略轉了轉，答道：「老爹的話原是。利兒並無貪心，祇想這蚌腹內，十九藏有稀世奇珍，天賜與老爹的寶物，棄之可惜罷了。既是老爹不要，所說乃是正理。弄將開來，看看有無，開開眼界，仍送入海便了。」說罷，便取了一把漁叉，走向蚌側。方良方喊：「仔細！看傷了它。」俞利叉尖已經插入蚌殼合口之內。方良以爲那蚌輕重必定受傷，方在後悔，不該答應，猛聽俞利「哎呀」一聲，一道白光閃過，雙手丟叉，跌倒在地。原來俞利叉剛插入蚌口，忽從蚌口中射出一股水箭，疾如電掣，冷氣森森，竟將俞利打倒。

俞利同來的兩個同伴，一名藍佬蓋，一名劉銀，都是少年好奇，原也持叉準備相助下手。一見俞利喫了老蚌的虧，心中氣忿，雙雙將叉同往蚌口之內插進。叉尖纔插進去，祇見蚌身似乎微微動了一動，又是數十百股水箭噴出，將二人一齊打倒。前後三柄叉，同被蚌口咬住。二人也和俞利一般暈倒地上，不省人事。

方良夫妻大驚，連忙喝住衆人不可動手。一言甫畢，蚌口內三股漁叉同時落地。方良知是神物。一看三人，祇是閉住了氣，業漸甦醒。忙命人將俞、藍、劉三人先擡了回去。恐又誤傷別人，便對梁氏道：「此物如非通靈，適纔羣兒戲弄，以及我夫妻看了好一會兒，怎無異狀，單傷俞利等三人？我等既不貪寶，留它終是禍患。別人送它入海，恐有不妥，還是我二人親自下手，送了它，再回去料理那三人吧。」梁氏點了點頭，和方良一同抄向蚌的兩側，一邊一個擡起，覺着分量甚輕，迥非適纔羣兒擡動神氣，越發驚異。行近海濱，方良說道：「白龍魚服，良賈深藏。以後宜自斂抑，勿再隨潮而來，致蹈危機，須知別人卻不似我呢！」說罷，雙雙將蚌舉起，往海中拋去。那蚌纔一落水，便疾如流星，悠然游去，眨眼工夫，已游出十丈遠近。梁氏笑道：「也不知究竟蚌腹內有寶珠沒有？卻幾乎傷了三人。」說罷，方要轉身，忽見那蚌倏地旋轉身朝着海邊，兩片大殼纔一張開，便見一道長虹般的銀光，直衝霄漢，立時海下大放光明，射得滿天雲層和無限碧浪都成五彩，斜日紅霞俱都減色，蔚爲奇觀，絢麗無儔。方良夫妻方在驚奇，蚌口三張三合之間，蚌口中那道銀光忽從天際直落下來，射向梁氏身上。這時正是夏暑，斜陽海岸，猶有餘熱。梁氏被那金光一照，立覺遍體清涼，周身輕快。強光耀目中，彷彿看見蚌腹內有一妙齡女子，朝着自己禮拜。轉眼工夫，又見疾雲奔驟，海風大作，波濤壁立如山，翻飛激盪。那道銀光忽從天際直墜波心，不知去向。方良知要變天，連忙領了羣兒趕將回去，還未回到村中，暴雨已是傾盆降下，約有個把時辰，方纔停歇。且喜俞、藍、劉三人俱都相次醒轉，周身仍是寒戰不止，調治數日，方纔痊癒。藍、劉二人素來尊敬方良，並未怎樣不願意。俞利因喫了老蚌的大虧，方良竟不代他報仇，仍然送入海去，又聞蚌腹珠光，許多異狀，好不悔恨痛惜。那梁氏早年習武，受了內傷，原有血經之症。自從被蚌腹珠光一照，夙病全去，不久便有身孕。

俞利爲人，本有野心。起先還以爲自己比方良年輕得多，熬也熬得過他去；再加方良是衆人恩主，也不敢輕易背叛謀逆。及至有了放蚌的事，因羞成忿，由怨望而起了叛心。方良卻一絲也不知道，轉因年華老大，壯志難酬，妻室又有了身孕，不由恬退思靜起來。好在島事已有幾個年少能手管理，樂得退下來，過些晚年的舒服歲月。每日祇在碧海青天、風清月白之中嘯遨，頤養天和，漸漸把手邊的事都付託俞利和幾個少年能手去辦。這一來更稱了俞利的心願，表面上做得自是格外恭謹勤慎，骨子裏卻在結納黨羽，暗自

圖謀以前所說的大計。利用手下同黨少年，先去遊說各人的父母，說是羣龍無首，以後島務無法改善。口頭仍拿方良做題目，加以擁戴。等方良堅決推辭，好輪到他自己。這一套說辭，編得甚是周到有理。

衆人本來愛戴方良，見他近兩年不大問事，心中着急。又加上人丁添多，年輕的人出生不久便享安樂，不知以前創業艱苦；又不比一班老人因共過患難，彼此同心，相親相讓；再加上俞利暗中操縱，爭論時起，有兩次竟爲細事鬧出人命仇殺。人情偏愛怙過，被殺的家族不肯自己人白死，殺人者又無先例制裁。雖經方良出來集衆公斷，一命抵一命，卻因此仇恨愈深，怨言四起，迥非從前和平安樂氣象。雖然身外之物，死後不能帶去，人心總願物爲己有。譬如一件寶物，存放公共場所，愛的人儘可每日前往玩賞，豈非同自有一樣？卻偏要巧取豪奪，用盡心機，到手纔休，甚而以身相殉，極少放得開的。衆人衣食自公，沒有高下，先尚覺着省心，日久便覺無味。這一來都覺俞利所說有理，既然故土不歸，以後人口日繁，勢須有一君主，訂下法令，俾衆遵守。除目前公分固有產業外，以後悉憑智力，以爲所獲多寡，以有爭謀進取福利，以法令約束賞罰。

籌議既妥，衆心同一，便公推俞利等幾個少年首要，率領全島老幼，去向方良請求。俞利卻又推說以前受過方良堅拒，改推旁人爲首。方良先因梁氏有了身孕，夫妻均甚心喜。誰知梁氏肚子祇管大得出奇，卻是密雲不雨，連過三年，不曾生養，脈象又是極平安的喜脈。心中不解，相對愁煩。這日早起，正要出門，忽聽門外人聲喧譁。開門一看，全島的人已將居屋圍住，老幼男女，已跪成一片。祇幾個爲首少年，躬身走來。方良何等心靈，一見俞利躲跪在衆人身後，加上連日風聞，十成已是猜了個八九。當下忙喊：「諸位兄弟姊妹子侄輩請起，有話祇管從長計較。」言還未了，那幾個爲首少年已上前說明來意。方良非衆人起立，不肯搭話；衆人又非方良搭話，纔肯起來。僵持了有好一會兒，方良祇得笑了笑，命那幾個少年且退，將俞利喚至面前，當衆說道：「我蒙衆人擡愛，豈敢堅辭。祇因愚夫婦年老多病，精力就衰，草創國家，此事何等重大，自維薄質，實難勝任。若待不從，諸位兄弟姊妹子侄必然不答應。我想此事發源俞利，他爲人饒有雄才大略，足稱開國君主。我現在舉他暫做本島之主，我仍從旁贊助，一則共成大業，又免我老年人多受辛苦，豈非兩全其美？」一言甫畢，俞利一班少年同黨早歡呼起來。衆老人本爲俞利所惑，無甚主見，各自面面相覷，說不出所以然來。俞利還自故作謙遜。方良笑道：「既是衆心歸附於你，也容不得你謙遜。一切法令規章，想已擬妥，何不取來當衆宣讀？」俞利雖然得意忘形，畢竟不無內愧，忸怩說道：「事屬草創，何曾準備一切？祇有昔日相勸老爹爲全島之主，曾草擬了一點方略，不過是僅供芻蕘，如何能用？此後雖承全島叔伯兄弟姊妹們擡舉，諸事還須得老爹教訓呢。」方良道：「我目前已無

遠志，自問能力才智均不如你，但求溫飽悠閒，大家安樂，於願足矣！你心願已達，可趁熱鍋炒熟飯，急速前去趕辦吧。」俞利聽方良當衆說才智能力俱不如他，倒也心喜。及至聽到末後兩句，不禁臉上一紅。當時因爲方良再三說自己早晨剛起，不耐煩囂，事既議定，催大家隨了俞利速去籌辦，便自散去。

衆人退後，梁氏對方良道：「自從那年放那老蚌，我便看出這廝貌似忠誠，內懷奸詐。你看他今日行徑，本島從此多事了。」方良道：「也是我近年恬退，一時疏忽，纔有此事。凡事無主不行，他祇不該預存私心，帝制自爲罷了。其實也未可厚非，不能說他不對。不過這一代子遺之民，經我帶了他們全家老幼，涉險風濤，出死入生，慘淡經營，方有今日。他如能好好做去，謀大家安樂，我定助他成功。此時暫作袖手，看他行爲如何。如一味逞性胡爲，我仍有死生他的力量。祇要同享安樂，誰做島主，俱是一樣，管他則甚？」不想俞利早料到方良不會以他爲然，網羅密佈，方良夫妻的話，竟被他室外預伏的走狗聽去。像方良夫妻所說，盡是善善惡惡之言，並沒有與他爲難的意思，若換稍有天良的人聽了，應如何自勉自勵，力謀善政，將全島治理得比前人還好，纔是遠大有爲之主。偏生俞利狼子野心，聞言倒反心懷不忿，認方良是他眼中之釘，此人不去，終久不能爲所欲爲，祇是一時無法下手罷了。

他原饒有機智，先時所訂治島之策，無不力求暫時人民方便，所用的卻盡是一些平時網羅的黨羽。島民既將公產分爲己有，個個歡喜。祇是人心終究不死，俞利昇任島主的第一日，一干長老便在集議中，請求全島的人應該生生世世感念方良，本人在世不說，他夫妻年老無子，現在梁氏有孕，如有子孫，應永久加以優遇。俞利明知梁氏久孕不育，必然難產，爲買人心，就位第一道諭旨，首先除分給方良優厚的田業外，並訂島律，此後方氏子孫可以憑其能力，隨意開闢全島的公家土地。這種空頭人情，果然人心大悅。方良幾番推謝不允，祇得量田而耕，自給自足。全島長老聽了，都親率子弟去爲服役。方良無法，祇好任之。俞利見民心如此，越發嫉恨，心裏還以爲方良年老，雖然討厭，耗到他死，便可任性而爲。誰知上天不從人願，梁氏懷孕到了三年零六個月上，正值俞利登位的下半年，竟然一胎生下三女。梁氏年老難產，雖然不久便自死去，偏那三個女孩因爲全島人民大半歸附方良，懷孕既久，生時又有祥光之瑞，一下地都口齒齊全，可以不乳而食，因此博得全島歡騰，都說是仙女臨凡，將來必爲全島之福。俞利聞言，又有礙他子孫萬世之業的打算，大是不安。想起自己生有二子，如能將三女娶了過來，不但方良不足爲患，越發固了自己的地位和人民的信仰。誰知派人去和方良求親，竟遭方良婉言拒絕。這一來，更是添了俞利的忌恨，晝夜圖謀，必欲去之爲快。

他知道方良悼亡情深，近來又厭煩囂，移居僻地，每月朔望，必親赴梁氏墓地祭奠。便想了一條毒計：利用島民迷信鬼神心理，使心腹散佈流言，說方良所生實是仙女。乃妻梁氏業已成仙，每當風清月白之夜，常在她墓前現形。並說方良閉門不出，乃是受了他妻子度化，所以每月朔望都去參拜，現在靜中修道，遲早也要仙去。這一番話，甚合島民心理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不消幾日，便傳遍了全島。方良自愛妻一死，心痛老伴，憐惜愛女，老懷甚是無聊。情知俞利羽翼爪牙已豐，自己也沒此精神去制他，索性退將下來，決計杜門卻掃，撫養遺孤，以終天年。他這般聰明人，竟未料到禍變之來，就在指顧之間。那俞利見流言中人已深，這纔派了幾個有本事的得力心腹，乘方良往方氏墓上祭掃之時，埋伏在側，等方良祭畢回家之時，一個冷不防，刀劍齊下，將他刺死。連地上沾血的土剷起，一同放入預置的大麻袋之中。再派了幾名同黨將方氏三個女嬰也去抱來，另用一個麻袋裝好。縋上幾塊大石，拋入海裏。給方家屋中留下一封辭別島民的書信，假裝爲方良業已帶了三女仙去的語氣。自己卻故作不知。過有三五日，裝作請方良商議國事，特意請了兩位老年陪着，同往方家，一同看了桌上的書信，故意悲哭了一陣。又命人到處尋找，胡亂了好幾天纔罷。

方良新居，原在那島的極遠僻處，因爲好靜，不願和人交往。衆人尊敬他，除代耕織外，無事也不敢前往求見。家中所用兩名自動前往的下人，本是俞利暗派的羽黨，自然更要添加附會之言。如上種種風傳，都以爲他父女真個仙去。有的便倡議給他夫妻父女立廟奉祀。這種用死人買人心的事，俞利自是樂得成全。不消多日，居然建了一座廟宇。廟成之日，衆民人請島主前去上香。俞利猛想起脣齒相親，還有被咬之時，那共事的九個同黨不除，也難免不將此事泄露出去。故意派了那行使密謀的九個同黨一點神廟中的職司，又故意預先囑咐他們做出些奉事不虔的神氣。那九個同黨俱是愚人，祇知惟命是從，也不知島主是何用意，依言做了。衆島民看在眼中，自是不快。到了晚間，俞利賜了九人一桌酒宴，半夜無人之際，親去將九人灌醉，一一刺死，放起一把火，連屍體全都燒化，以爲滅口之計。島民因有日間之事，火起時在深夜，無人親見。俞利又說，夜間曾夢神人點化，說九人日間不敬，侮慢神人，故將他們燒死示儆。島民愈發深信不疑。方良死後，俞利便漸漸作威作福起來，這且不提。

且說方良的屍身與三個女嬰，被俞利手下幾個同黨裝在麻袋以內，縋上大石，拋入海內。那三個女嬰，方良在日，按落胎先後，論長幼取了初鳳、二鳳、三鳳三個名字，俱都聰明非常。落海不久，正在袋中掙扎，忽然一陣急浪漩來，眼前一亮，連灌了幾口海水，便自不省人事。及至醒來，睜開小眼一看，四壁通明，霞光瀲灩，耀眼生花，面前站定一個十二三歲的少女，給了三女許多從未見過的食物。三女雖然年紀纔祇二歲，因爲生

具異稟仙根，已有一點知識，知道父親業已被害，哪裏肯進飲食，不由悲泣起來。那少女將三女一同抱在懷內，溫言勸慰道：「你父親已被仇人害死。此地紫雲宮，乃是我近年潛修之所。你姊妹三人可在此隨我修煉，待等長大，傳了道法，再去爲你父親報仇。此時啼哭，有何用處？」三女聞言，便止住了悲泣，從此便由那少女撫養教導。

光陰易過，一晃便在宮中住了十年。漸漸知道紫雲宮深居海底地竅之中，與世隔絕。救她們的人便是當年方良所放的那個老蚌，少女乃是老蚌的元胎。因爲那蚌精已有數千年道行，那日該遭地劫，存心乘了潮水逃到海灘之上，被俞利看出蚌中藏珠。如非方良力救，送入海內，幾乎壞了道行。這日在海底閒游，看見落下兩個麻袋，珠光照處，看出是方良的屍身和三個女嬰。老蚌因受方良大恩，時思報答，曾在海面上看見方良領了三女，在海灘邊上游玩，故此認得。忙張大口，將兩個麻袋一齊銜回海底。元胎幻化人形，打開一看，方良血流過多，又受海水浸泡，業已無術回生，祇得將他屍首埋在宮內。救轉三女，撫養到十歲。

老蚌功行圓滿，不久飛昇，便對三女說道：「我不久便要和你姊妹三人永別。此時你姊妹三人如說出沒洪波，經我這十年傳授，未始不可與海中鱗介爭那一日之短長。如求長生不老，雖然生俱仙根，終難不謀而得。這座紫雲宮，原是我那年被海中孽龜追急，一時無奈，打算掘通地竅藏躲，不料無心發現這個洞天福地。祇可惜我福薄道淺，爲求上乘功果，尚須轉劫一世，不能在此久居。近年常見後宮金庭中心玉柱時生五彩祥光。這宮中仙景，並非天然，以前必有金仙在此修煉，玉柱之中，難免不藏有奇珍異寶。祇是我用盡智謀，無法取出。我去之後，你們無人保護，須得好好潛修，少出門戶。輪流守護後宮金庭中那根玉柱，機緣來時，也許能將至寶得在手內。我的軀殼蛻化在後宮玉池之中，也須爲我好好守護，以待他年歸來。要報父仇，一不可心急，二不可妄殺。待等兩年之後，將我所傳的那一點防身法術練成之後再去，以防閃失。」

三女因老蚌撫育恩深，無殊慈母，聞言自是悲傷不捨。老蚌悽然道：「我本不願離別，祇是介類稟賦太差，我好容易煉到今日地步，如不經過此一關，休說飛昇紫極、游翔雲表，連海岸之上都不能游行自在。連日靜中參悟，深覺你們前程無量。報了父仇之後，便有奇遇。我超劫重來，還許是你姊妹三人的弟子。但願所料不差，重逢之期，定然不遠。」說罷，又領了三女去到宮後面金庭玉柱之間，仔細看過。又再三囑咐了一陣，纔領到玉池旁邊，說道：「我的母體現在池中心深處玉臺之上，後日午刻，便要和你們姊妹三人分手。此時且讓你們看看我的原來形體。」隨說，將手往池中一招，立時池中珠飛玉涌，像開了花一般，一點銀光閃過，浮起一個兩三丈大小的蚌殼，纔到水面，殼便

大開，正當中盤膝坐定一個妙齡少女，與老蚌日常幻形一模一樣。蚌口邊緣，盡是些龍眼大小的明珠，銀光耀目，不計其數。回頭再找老蚌，已經不知去向。一會兒工夫，蚌殼沉了下去。老蚌依然幻成蚌殼中的少女，在身後現身，說道：「那便是我原來形體。我走之後，你們如思念太甚，僅可下到水底觀看。祇是殼中有許多明珠，俱能闢水照夜，千萬不可妄動。我此去如果不墮魔劫，異日重逢，便可取來相贈。此時若動，彼此無益。」三女畢竟年幼，聞言祇有悲痛，口中應允。

那紫雲宮雖然廣大華麗，因爲二女從小受老蚌教養，不讓去的地方不能去，平日祇在一兩個地方泅泳盤桓。這次離別在即，老蚌指點完了金庭玉柱和蛻骨之所，又帶她們遍游全宮，纔知那宮深有百里，上下共分六十三層，到處都是珠宮貝闕、金殿瑤階、瓊林玉樹、異草奇葩，不但景物奇麗，一切都似經過人工佈置。休說三女看了驚奇，連老蚌自己也猜不透那宮的來歷，以前是哪位仙人住過。游了一兩天，纔行游遍。老蚌也到了解化之期，便領了三女同往玉池旁分手。行前又對三女言道：「宮外入口裏許，有一紫玉牌坊，上有『紫雲宮』三字，連同宮中景緻，一切用物，我算計必有仙人在此住過，被我無意闖入。你姊妹三人如無仙緣，絕難在此生長成人。可惜我除了修煉多年，煉成元胎，略解一點防身之術外，無甚本領，並不能傳授爾等仙法。倘若宮中主人萬一回來，千萬不可違拗，以主人自居，須要苦苦婉求收錄，就此遇上仙緣，也說不定。宮中近來時見寶氣蒸騰，蘊藏的異寶奇珍定不在少。除了守護金庭中那根玉柱外，別處也要隨時留意，以防寶物到時遁走。好在你們十年中不曾動過火食，宮中異果，宮外海藻，俱可充飢，如無大事，無須出遊。我的能力有限，封閉不嚴，謹防你們年幼識淺，無心中出入，被外人看破，露了形迹，擔當不了。報仇之事，切不可急，須俟你們照我吐納功夫，練足一十二年，方可隨意在海中來往。大仇一報，急速回宮。如你們仙緣早遇，道法修成，可在閩浙沿海漁民置戶之中尋找蹤跡，將我度到此間。我因元胎生得美秀，屢遇海中妖孽搶奪，幾陷不測。此去投人，除雙目與常人有異外，相貌必然與現在相似，仍不願變醜，不難一望而知。如宮中至寶久不出現，你們不遇仙緣，祇要我的元靈不昧，至遲三四十年，我必投了仙師，學成道法，回宮看望你們，就便傳授。祇須謹慎潛修，終有相逢之日。」

一面談說，又將三女抱在懷中，親熱了一陣。算計時辰已到，便別了三女，投入池底。三女自是心中悲苦，正要跟蹤入水觀看，前日所見大蚌，又浮了上來，祇是蚌殼緊閉。三女方喊得一聲：「恩娘！」祇見蚌殼微露一道縫，一道銀光細如遊絲，從蚌口中飛將出來，慢騰騰往外飛翔。三女知道那便是老蚌之神，連忙追出哀呼時，那銀光也好似有些不捨，忽又飛回，圍着三女繞了幾轉。倏地聲如裂帛，響了一下，疾如電閃星馳，往

宮外飛去。三女哪裏追趕得上，回看玉池，蚌殼業已沉入水底。下水看了看，停在石臺上面，如生了根一般，紋絲不動。急得痛哭了好些日子纔罷。

由此三女便照老蚌所傳的練氣調元之法，在紫雲宮中修煉。雖說無甚法力，一則那宮深閉地底，外人不能擅入；二則三女生來好靜，又謹守老蚌之戒，一步也不外出。宮中百物皆有，無殊另一天地，倒也安閒無事。祇是金庭中玉柱下所藏的寶物，始終沒有出現。

三女牢記父仇，算計時日將到。因方良被害時，年紀幼小；自來宮中，十餘年不曾到過人世；平日老蚌雖提起方良放生之事，並沒斷定害死方良的主謀之人是否俞利。所幸祇要擒到一個，不難問出根由。但是安樂島上面，從未去過，三女也不知自己能力究竟大小，知道島上人多，恐怕不是對手。商量了一陣，決計暗中前往行事，心目中還記得當時行兇的幾個仇人模樣。到了動身那日，先往方良埋骨處與老蚌遺蛻藏放之所，各自痛哭祝告了一場。各人持了一祇海蝦的前爪，當做兵刃，照老蚌傳授，離了紫雲宮，鑽出地竅，穿浪衝波，直往海中泅去。